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小五義
第四十八回 觀詩文參破其中意 定計策分路找大人

且說大家正要懸樑自盡，打外頭進來二人，就是盧方、徐慶，拿了君山的花名，離了君山，跨著兩匹坐騎，直奔武昌府而來。進城到了公館，下了坐騎，到門上教人往裏。官人告訴說：「不好，先生、大人都在那裡上吊哪！」三爺就急了，往裡就跑。大爺也跟進來了。三爺說：「有我，有我，那個吊就上不成了。」盧爺一見，都是眼淚汪汪。

盧爺一問：「二弟，怎麼一段事情？」二義士說：「把大人丟了。」徐慶說：「你是管什麼的？怪不的尋死！死罷，咱們兩個一堆死。」盧爺把他們攔住，問：「倒是怎麼丟的？」韓彰就將丟大人之事說了一遍。盧爺說：「好大膽！還敢留下詩句，待我看。」

盧爺看畢說：「先生可解得開？」先生說：「解不開。」盧爺說：「不要緊，我有主意，能人全在晨起望哪，咱們教他們解解，解解。他們若解得開更好，他們若解不開，再死未晚。」大家依計而行。公孫先生專會套寫人家筆跡，就將詩句抄將下來，交與盧爺、徐慶。臨行再三囑咐，千萬別行拙志。大家送出，乘跨坐騎，回奔晨起望。曉行夜宿，饑餐渴飲，一路無話。

書要剪斷為妙。到了晨起望路彬、魯英門口，下了坐騎，把馬拉將進來，拴在院內樹上，直往裡奔來，到屋中見了大眾。眾人過來，都給盧爺行禮。盧爺把蔣四爺一拉說：「四弟，可了不得了！」徐慶過來一拉說：「四弟，可了不得了！」蔣爺說：「你們別拉，再拉我就散了，有什麼話只管慢慢說。」徐慶說：「把大人丟了。」蔣爺說：「怎麼？把大人丟了。怎麼丟的？」徐慶說：「教盧大哥說你聽。」盧爺說：「我們到了武昌驛館，池天祿、公孫先生、魏先生、二弟韓彰，他們上搭連弔，我們進去才不上。」

先前是二弟一個人守著，後來是先生與二弟二、五更換，是先生的美意。趕到第二天，太陽多高，二弟過去，見先生跟主管三個人還沒醒哪。現把他們叫醒，屋中一看，大人已經丟失了，並且還敢留下詩句。公孫先生將字的原本套下，我今帶來，你們大家琢磨琢磨。」所有眾人一個個面面相覷，齊聲說：「此賊好生大膽！」盧爺就將字跡拿將出來，放於桌案之上。北俠說：「定是襄陽王府的。」大家圍住桌子亂念詩句。智爺說：「你們往後，你們又不認的字，也擠著瞧；正經認的字，倒瞧不見了。」艾虎、史雲諾諾而退。蔣爺念了半天，不解其意。智爺看了，也是解不開。有一個人顯然易見，往前趨身看了一眼，抽身便往。智爺瞧了他一眼，就明白了。就在那詩句上拿指頭橫著畫了一道，又瞧了那人一眼。蔣爺把小圓眼睛一翻，連連點頭說：「哦，哦，哦，是了。」

你道那人是誰？就是白面判官柳青，與沈中元他們是師兄弟，雖然不在一處，見了筆墨，焉有不認的之理。瞧見是他的筆跡，趕著抽身往回就走，早被機靈鬼看出破綻來了，橫著一畫，瞧了一眼，蔣爺就明白了，一把揪住柳青說：「好老柳！你們哥們作的好事！你趁早說出來罷，大人現在那裡？」柳青這陣不叫白面判官了，叫紫面判官了，冬令時候，打臉上往外津津的向外出汗，說：「四哥，可沒有這麼鬧著玩的，我可真急了。這個事怎麼也血口噴人？」北俠勸解說：「這個事可別誤賴好人。」蔣爺說：「怎麼誤賴好人呢？必求真真，是他知道。」智爺說：「不錯，是他知道。」柳青氣的渾身亂抖。北俠說：「你們一口同音，看出那點來了？」蔣爺說：「這詩句，哥哥你多少橫豎懂點。錯合詞不同，有古風詩、《西江月》、《滿江紅》、《一段橋》、《駐雲飛》、打油歌、實頂詩、藏頭詩、回文錦，都叫詩詞。他這首詩叫實頂詩，橫著念，『審問刺客未能明』，念個『沈』字；『中間改路保朝廷』，念個『中』字；『原有素仇相殘踏』，念個『元』字；『盜去大人為誰情』，念個『盜』字。橫念是『沈中元盜』。沈中元是他師兄弟，焉有不認識的道理，不合他要合誰要？」

北俠是個誠實人，勸四爺把他撒開：「四弟也不用著急，柳賢弟也不用害怕。兒作的兒當，爺作的爺當。慢說是師兄弟，就是親兄弟也無法。大概此人沒有殺人之意。」蔣爺說：「他就是為三哥和我二哥得罪了他了。」北俠說：「是什麼緣故哪？」蔣爺說：「你還沒有來哪，他同鄧車行刺，屢次泄機，前來棄暗投明，是我兩個哥哥沒有理人家。人家哈哈一笑，說：『我走了，你們投功去罷，咱們後會有期。』待到我趕到了的時候，就晚了。我還上樹林子裡叫了他半天，他也總沒言語，焉知曉他懷恨在心，他這是成心要鬥鬥我們哥們，諒他沒有殺害大人之意；若有殺害之心，可不在衙門中砍了？他必是把大人搭個僻靜的所在，他央求去。他不想丟失了大人，我們哥們什麼罪過？一計害三賢，這叫一計害五賢。」北俠說：「四弟不用著急。柳賢弟你要知道點點色，你可就說將出來。」柳青說：「我們不見面有五六六年，我焉能知道下落？我知道不說，教我死無葬身之地，萬不得善終。」北俠說：「算了罷，人家起了誓了。」蔣爺說：「算了罷，我的錯，你幫著找找，橫是行了。」柳青說：「那行了。不但幫著找，如要見面，我還能夠一與反目。」蔣爺說：「既然這樣，咱們大家分頭去找。」把路爺請過來：「打這上武昌府有幾股道路？」路爺說：「有兩股道，當中有個夾峰山。兩山夾一峰，或走夾峰山前，或走夾峰山後，兩股全是上武昌府的道路。」一議論誰去，有一得一，這些人全去。蔣爺說：「不行，這些人全去，就讓逢見他，你們也不認的他，總得有作眼的才行。」北俠說：「我認的。他在鄧家堡，我沒認準他；後來到霸王莊，二次寶刀驚群寇時節，有智賢弟指告我，我才認準了他。那人瞅著就是的。」

列位，前文說過，此書與他們那《忠烈俠義傳》不同，他們那所說北俠與沈中元是師兄弟，似乎北俠這樣英雄，豈肯教師弟入於賊隊之中？這是一。二則問沈中元在霸王莊出主意，教鄧車塗抹臉面，假充北俠，在馬強的家中明火。若是師兄弟，此理如何說的下去？這乃是當初石玉昆先生的原本，不敢畫蛇添足。原本兩個人，一個是俠客，一個是賊。如果真是師兄弟，北俠也得驚心。

歐陽爺說：「認的他了。」南俠說：「我不識認，咱們一路走了。」二爺說：「我也不認的，我也同你一路走。」盧爺說：「我放心不下，我還得回去哪。誰同著我走？」

三爺說：「我同著你回去。還有誰一路走？」龍滔、姚猛說：「我同走。」史雲過來說：「我也走。」柳青說：「你們幾位不認的，我作眼。」蔣爺說：「不可，咱們兩個一塊走。」盧爺說：「我們這些人全不認得，誰給我作眼？」蔣爺說：「教艾虎去，他認的。」大家遍找艾虎，蹤跡不見，連他的刀帶包袱全都沒有了。智爺就知道偷跑了，自己找沈中元、大人去了。永遠他是那種性情。蔣爺說：「智賢弟，你同他們去罷，除了你，他們誰也不認的沈中元。」智爺說：「四哥，你派的好差使麼，你看這些個人，有多明白呀。」蔣爺說：「有你就得了罷。」智爺說：「咱們商量誰走夾峰前山，誰走夾峰後山。」北俠說：「隨你們。」徐慶說：「我們走夾峰前山。」北俠說：「你們走夾峰前山，我們就走夾峰後山。」蔣爺說：「我們上娃娃谷。老柳，你不是想你師母，我帶你去找你師母去。我算著沈中元必找他姑母去，必在娃娃谷。」智爺說：「你這個算哪，真算著了。我猜著也許是有的。是可不是，不知艾虎往那去了。」

焉知曉艾虎聽見說明此事，自己偷偷的就把自己的東西拿上，也不辭別大眾，自己就溜出來了。原來是打婆婆店回來，同著武國南、鍾麟回了晨起望，見了蔣四爺，書中可沒明說呀，就是暗表。他問了他四叔娃娃谷的事情，對著艾虎說了一遍鳳仙怎麼給招的親事。艾虎先前不願意，嗔怪是開黑店的女兒。蔣四爺又說：「別看開黑店，有名人焉，人家徒弟都可以，誰，誰，誰。」艾虎記在心中，如今要上娃娃谷找去。離了晨起望，走了一天多，看見樹林內一宗咤事。不知什麼緣故，且聽下回分解。